

LOVE YOU FOR EVER

XINZIMEIZUOPINJI

辛紫眉作品集

短  
路  
小  
尼  
姑



# 短路小尼姑

辛紫眉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辛紫眉作品集、台湾辛紫眉著·—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  
2002.10

ISBN 7-80599-471-4

I. 辛… II. 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辛紫眉作品集

### 短路小尼姑

辛紫眉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5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---

ISBN 7-80599-471-4/I·157

定价:9.80 元

辛紫眉  
著

## 短路小尼姑

男人？

男人就是长这个样子吗？

没有四只脚，也没有翅膀，和美丽的羽毛。

奇怪？和师姑画得不太像啊！官水心觉得十分疑惑。

『不太像……』邵巡差点没跌进河里。

说他不像男人，这……可是莫大的耻辱，

她，到底有没有见过男人？

『尼姑底里没有男人。』

天啊！他居然碰上了一个『纯』透了的尼姑，

难怪一直用奇异的眼神，死盯着他不放。

他，该如何让她了解，什么是真正的男人？

## 第一章

化善镇，一个在大唐版图中，渺小到人找不到的荒僻小镇。

关于这个镇——嗯……该怎么说呢？

它很平凡——请注意，它不是普通的平凡，而是非常非常的平凡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它平凡到为文写书者，根本不认为会有什么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故事在此地发生。

这里的人们生活恬淡，不但简朴知足、安居乐业，而且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，宛如人人钦羡的世外桃源一般，呈现一片大同世界的美好景象。……呢……这听起来或许是有那么一点点夸张，但仔细想想，其实也相差不远嘛！

因为，化善镇从没有类似杀人放火的大事发生，甚至连偷拐抢骗之事也从未曾耳闻。

总之，这个镇已经“祥和”到完全乏“恶”地步。

如果你真的穷极无聊，想在这个和乐的平凡小镇中找寻一丝丝的“不平凡”，那么，你可能会“惊喜”地

发现，它最特殊的地方竟是小镇里唯一的一座庭院——渡尘庵。

言及此，有人心里可能已经开始犯嘀咕了。开什么玩笑！放眼全国上下，人人礼佛崇道，上自大唐天子，下至市井小民，置寺立观蔚然成风，别的不敢讲，就是佛寺众多，光是长安城内就有锦寺上百所，不仅数量多，规模也大；相形之下，一个小镇里的一座小庵有什么好稀奇的，闭眼随便找一个都比它来得有规模。

不过，如果说整个化善镇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尼姑，而且全都住在渡尘底里，少与人接触，这……听起来总有些“不平凡”了吧！

基本上，渡尘庵位在化善镇西边的树林深处，位置相当隐蔽，离镇上也有段距离，底里的尼姑都是自给自涅，有自己的农地可供耕种，因此平常很少走出树林。

也许正是这个缘故，反而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感……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呵呵呵……”

“嘻嘻嘻……”

看着落日的余辉，从林间深处、庭寺内院里隐约传来三阵“不平凡”的笑声，活像鸭子学鸡叫似的——怪异得很！

当下，只见诺大的渡尘庵后院，三团圆圆胖胖的身躯，像三颗敲在一起的球，并排蹲在菜圃旁。毫无疑问

地，这三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正是出自她们之口，而她们身后，站着一位年约十七、八岁的“小尼姑”……官水心皱着眉、抿着嘴，无奈地看着眼前笑得不知今夕是何夕的三位师姑。

自从她向她们宣布自己一生以来最重大的决定之后，她们就像忘了她的存在似的，三个人立刻聚拢成一个小圈圈，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讨论什么，而且还不时发出奇怪的笑声。

官水心深吸一口气，对着仍蹲成一窝的三位师姑，再次大声重申她坚定的立场：“我真的决定了，十八岁那年，我要正式剃度受戒，成为真正的比丘尼。”

这一宣告有如五雷轰顶，经过一番热烈讨论的三位师姑，这才想起官水心的存在，纷纷转过身子站起齐面对这个“噩耗”。

“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想不开？”

“你这样叫我们如何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呢？”

“就是嘛！而且头发剃掉会不好看啦！光秃秃像我剃起来就很丑。”

三位师姑一涌而上，按照顺序一人一句，转眼间已像三只母鸡抢着保护一只小鸡般，将官水心团团围住。

看着眼前又在唱“三簧”的师姑，官水心忍不住摇摇头，笑了。

在渡尘庵里，就属这三位师姑最亲近，行为言谈也

最特例。

大师姑圆理，一向理智，说话直接，笑声十分爽朗。

二师姑圆情，较为感性，言谈之间喜欢动之以情，笑声比较腼腆。

短 相对于圆理和圆情的个性，三师姑圆圆就显得比较  
路 活泼，个性憨直可爱，只是时常搞不清楚状况，讲话沾  
不到重点。

小 她们三人年龄相仿，约莫四十多岁，身材也是“人  
尼 加其名”，“圆”得颇具“分量”。

姑 除此之外，她们还有一个共通点——就是她们素来  
不太会为一件事烦恼太久；所以像现在，她们极力蹙着  
眉头，眼睛却盈满笑意的样子，着实一点说服力也没有，要她们正经严肃地讲话简直比杀一只鸡还难。

她们现在一定已经想好千百种理由来反对她了，不过，怕什么？反正兵来将挡、水来土掩，受三位师姑“熏陶”良久，她早练就以冷静的态度去应付各种状况。

她太了解她们了。

“阿弥陀佛，师姑这么说就有些偏颇了，水心从小就抱定必入梯门之心，怎么会是看不开呢？而且娘临终前也曾说过，等我十八岁时，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愿意剃度为尼，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”

官水心浑身散发出不容妥协的态度，让一直将此事



看得狠轻松的三位师姑，不免也感受到事态的严重，看来水心出家的决心比她们想像中还要来得坚决。

这还得了！

她们三人好歹也是看尽人间冷暖之后才决定出家的。

她，官水心，可就不同了。

她在渡尘庵出生。也在渡尘庵里长大。自从五岁那年，亲生母亲官情柔因身体孱弱往生后，多年以来，她们三人基于保护的原则，一直没让水心出过渡尘庵，她的人生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，丝毫没沾染到人世间的任何污彩。

照理来讲，同为出家人的她们，其实可以让水心的人生继续自得彻底，没理由反对她剃度为尼才是。

但，只要一想到这孩子的人生还未开始，就已注定长伴青灯，怎能不令她们这些做师姑的心疼呵！

“你早已皈依三宝，已是佛门中人了，并不一定要和我们一样剃度出家嘛！”二师姑圆情接着官水心的肩头，语重心长，并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哀凄一点，她的眼角甚至快要成功地挤出一滴泪水了。“而且你娘的意思是，等依十八岁时若还没嫁人，再做打算，你还有好几个月才十八……”

圆情还来不及讲完，三师姑圆圆连忙勾住官水心的她的话道：“嘻嘻嘻，别担心，有三师姑在，绝对替你

找到一个如意郎君，顺利在十八岁以前嫁掉，我以前可也是炙手可热、大家抢着要呢！凭着三师姑我的姿色，你还会差到哪里去吗……”

“哈哈，水心又不是你生的，她的长相关你什么事？”一直比较少说话的大师姑圆理突然大笑道，并指着圆圆的鼻子说：“而且你不要忘了，你刚才的提议早就我们被否决掉了。”

“可是我还是认为替水心安排嫁人才是最好的点子。”圆圆咕贼道。

“那是个愚蠢的点子。”圆理撇撇嘴。

“它才不蠢！”圆圆气呼呼地大叫。

“万一水心所嫁非人，到头来还不如出家算了，那你说蠢不蠢？”圆理两手插腰，以多出半个头的身高优势俯看着圆圆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不嫁人，我要准备参加考试。”

官水心的一句话果然又顺利地让三人的注意力重新司到她身上，否则大师姑和二师姑又要斗嘴斗个没完。

二师姑圆情似乎比较冷静，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哦……考试吗？今年好像是在长安考的，是不是？”其实他一双杏眼早已笑眯成半月形，不断地和圆理猛眨眼，一副奸计就要得逞的样子。

“这……我还不清楚，要再问问看。”官水心低声回

窘，她原本是想等到获得三位师姑的同意之后，再去多想有关考试的事情。

“不会错的，每年都在长安举行的。”圆理拍着胸脯保证道。“对不对呀，圆圆？”圆理的手肘顶了圆圆一下。

“对呀对呀！这个我最有经验了，想当初我就是考了好几年才通过，其中有一道题目我到现在还百思不得车解……”圆圆又准备搬出当年的事迹加以说明。

“那是因为你笨！”圆理一根钉子当场碰了回去。

“我才不笨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总共考了哪些题目，不信我说给你听……”圆圆反驳道。

眼见三师姑又要和大师姑卯上了，官水心赶紧将话题岔开。“这么说来……是不是表示你们已经答应了？”

“答应什么？”三位师姑转而看她，异口同声。

“让我剃度出家。”

“还早呢！等你二十岁再说，而且你得先通过考试才行。”圆理师姑笑得贼兮兮地。

“这样说好像我考不过似的！”官水心咕哝道。

三人沉默地对望一眼，似乎在评估她通过考试的可能性——亦即她们“计划”失败的可能性。最后，圆理点头说道：“没问题，一定会成功的。”

官水心闻言之后，感动莫名，忍不住同时抱住三位师姑，虽然事实上有点困难，因为她的手臂没那么长，

无法负荷她们的身形范围。

“谢谢你们给我的鼓励，水心一定全力以赴，努力应考。”她感激道。

圆理忍不住大笑。“哦？是吗？哈哈……”

“呵呵呵……其实也不必太努力啦……”圆情也掩嘴而笑。

“嘻嘻嘻……圆圆则只是笑着，还没想到要说什么。

瞧！好一幅温馨感人的天伦和乐图呀！真令人感动。

只可惜她们三位怪异笑声的背后，其实真正的意思是——她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，也就是指官水心必定不会通过考试。

但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考试，这般重要呢？

一般人的印象中，似乎只知道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可以当官，却很少人听过当僧尼之前，还得先通过考试的。

不要怀疑，根据大唐政府规定，出家者先要在寺院中作“行者”，从事各种劳役，垂发而不剃发，女孩子在十八岁以前，可以从师受沙弥戒。然后，等到政府规定的度僧的日子，经过政府的甄别或考试，合格者给予度牒，才算取得僧人的资格，可以剃度出家。

不过，通过是要年满二十才可以正式剃度，没经过政府许可而私自剃度的人，是要受到惩罚的哦！这也就

是为什么官水心必须参加考试的原因。

因此，十八年来，官水心终于出了渡尘庵，而且是独自一个人。

她身着沙弥尼所穿的经衣，将头发绾进尼帽里，除了一套替换衣物、钵和几本经书之外，只带了随身水囊、缝衣针等生活必需品。

也许是第一次接触外在世界，虽然出庵大半天还未遇到其他人，不过官水心还是乐在其中，对所见事物都充满了高昂的兴致，在她的眼里，外面的树和庵里的不同，树林里的鸟瞬声听起来也不太一声，甚至连呼吸到的空气感觉都是特别的。

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比她想像的顺利许多。

原以为三位师姑对她执意要参加会考之事必会反应强烈，岂知，她们的态度不但突然转变，而且还力促魔里全体僧众一致同意让她出外参加考试。

只有她有一项小小要求——她必须只凭自己的力量前往长安应考，作为一种基本的修行，而这项要求也已获得住持的同意。

以三位师姑以往对她的保护态度来看，这次她们主动要求让她一个人单独出远门，确定是有些反常。

不过也好，反正官水心本来就打算自己一个人前去应考，不想麻烦任何人陪她，更何况三位师姑已替她画好前往长安的地图，应该不会有问题才是……想到此，

官水心的脚步不由得轻快了起来。

和照的阳光从树缝间倾泄而下，官水心仰起头，任微风徐徐拂过因赶路而略显红润的双颊，循着漏漏的流水声，她来到一处林间小溪。

官水心在心底小小欢呼了一声，快步朝溪边走去，赶了大半天的路，正好可以歇歇腿、休息一下。

短  
路  
小  
尼  
姑  
用溪水洗净手面后，她左右张望，确定周围没有人后，便像个准备做坏事的孩子，小心翼翼地脱了鞋，迫不及待地一双莲足浸入水中，任冰凉的溪水洗去其中的不适。她从没一次走过那么长的路，两脚着实有些吃不消。

舒服地坐在溪旁的大石上，官水心取出师姑画给她的地图研究者，走了大半天，她根本还没走出化善镇，照这种情形，她不禁开始怀疑两个月内她是否真能顺利到达长安。

算了，不想这个，她将地图和包袱搁在一旁，也将这种俗世的担忧抛诸脑后，她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吸取空气中蕴涵的草香与泥土味，想像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舒适感，此刻，官水心觉得自己的一颗心，正如她的名，如水般的透明清澈……

她就这样倘佯在天地中，静静聆听风儿吹过树间时所发出的和鸣之声，享受那份宁静，直到一声“刺耳”的悉卒声传来……对这突来的“干扰”，官水心不由得

皱皱眉，那是什么声音？

悉卒声持续出现，官水心觉得这声音好像……糟了！她突然低呼一声，迅速张开双眼望向噪音来源。

果然！她的地图……正挥一挥衣袖，潇洒的随风而去了！

官水心反射性地弹起身子，赤足追超弃她而去的地图，只见它如蝴蝶般，随着风的节奏朗翻飞舞，忽高忽低，最后竟顺势“翩”上了一棵大树。

官水心两手插腰站在树下，气喘吁吁，想着要如何把地图拿下来。

这棵树非常高壮，而且枝叶浓密，爬上去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事实上她也不敢爬，她从小就怕高。

如果此时能吹来一阵风，将地图从树上直接刮下来，那该有多好！官水心双手合掌诚心地祈祷。

只可惜天不从人愿，这会儿反而静悄悄的，一点风都没有，这方法显然无效。

瞧！这就是偷懒不赶路的结果，遭到惩罚了吧！官水心叹了一口气，忍不住自责了起来。

突然地。她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。她捡起一块石头，站妥位置，瞄准树缝间的白色目标用力掷去。

“啪”地一声，她好像打中了什么，声音有点闷闷的。

官水心紧张地环顾四周，确定没有任何鸟窝摔下

来，才重重吁一口气。还好，如果因此杀生岂不罪孽深重？

她放心地捡起石头，再丢一次……“啪！”

这次她确定打到目标了，可是，怎么没见到地图飘下来？她又连续试了好几回，还是不见地图的踪迹。奇怪了？

短

正在纳闷的时候，她瞥见河边有一枝被人丢弃的长竹竿。

小

嘻，办法是人想出来的，变换策略——既然丢不下来，改用勾的！

姑

她开心地取来长竹竿，回到树下，跪起脚尖，将竹竿伸进浓密的树叶间开始拨弄，只见一片片树叶飘落而下……然后……嘎？卡住了吗？

官水心用力扯了扯竿子，抽不回来？她不信邪。又试一次，奇怪！竿子还是卡着不动。

然后，她似乎感觉有一般力量正接着竹竿……“南——无——阿——弥——陀——佛——”官水心僵直地念着佛号，吓得赶紧放开竿子，只见竿子仍然“挂”在半空中晃动，她瞪大双眼，不由得倒退三步。

她相信，佛祖绝对不会无聊到显神迹来吓她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还来不及搞清楚状况，倏地，她看见竹竿的最上端正有一只手，缓缓地、缓缓地从树缝中伸了出来……



“啊——”官水心发出尖叫，惊骇极了，树上怎么会有人的手？

“哦……拜托！别叫了！”

随着一句低沉的男声，树上突然跳下一个体型瘦高、身着白衫的男子。这突来的状况，吓得官水心叫得更加骇人，好像发生了谋杀案。

“再叫就要破嗓了。”那男子盛着眉，拿着竹竿轻轻敲她的头提醒道，好心拯救她的喉咙，也顺便救救自己可怜的耳朵，再叫下去，他头都痛了。

被他敲这么一记，官水心果然立刻收口，她美目圆睁，仍然一脸惊摆地直瞪着他，无法开口说任何一句话。

十七年前，她单纯的生活一向严谨规律，凡事都是井然有序，连放东西都是整整齐齐的，绝不会乱了位置，所以，只要是一样东西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，都会令她不知所措，而这个人突然从树上下来，就令她感到非常震惊，他又不是猴子，为什么会在树上？

“我想，你应该是在找这个吧？”

他将地图塞进官水心手中，也没理会呆若木鸡的她，适自咕随地朝河边走去。

想他邵巡，最近不知道是招谁惹谁了？老是犯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。

先前为了家里的事业，下了一趟泉州，没想到回程